

TIME OUT OF MIND

被遗忘的时光

text & editor 徐文

photographer **Antonia Zennaro**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在那里，火车缓慢前行。河流静静穿过树林从栈桥下流过，垂柳与茱萸自由生长。在那里，金色的月亮在婆娑中闪耀。如果你仍深陷黑暗，如果你生活在羞愧中，搭乘这班缓慢行驶的火车去那里吧！在那里，所有的乘客都会被平等对待。如果你所有的希望都灰飞烟灭，如果你失去了全部的信念，搭乘这班缓慢行驶的火车去那里吧！所有耻辱、污秽，甚至是使耶和华伤心的士兵都会被保护。去那里吧，乘火车去那里吧！—— 汤姆·威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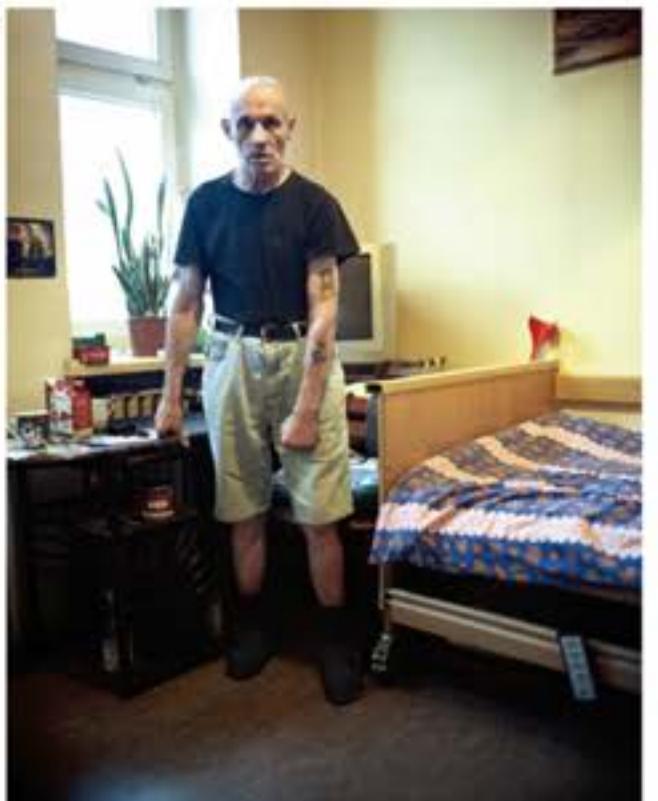




02



04



03

01.如今的绳索街依旧吸引大量游客来此观光。但是人们并不愿意在此消费。只剩下冷清的街道与零星的霓虹相互陪伴。**02.**经济不景气时期，旅行者俱乐部里的钢管舞表演仍能在每晚晚上70欧元。从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4点。表演每两个小时循环一次。**03.**Max年轻时来到绳索街生活。他曾在德国的一家采石场工作。矿场倒闭之后他在绳索街的港口成为一名水手。绳索街已经成为他真正的故乡。**04.**Die Ritze,绳索街著名的酒吧。因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拳击赛著名，也有犯罪分子在此举办法对。**05.**Zum Silbersack, Erna在1949年亲手用木头搭建的酒吧。水手与年轻的女孩经常在此举办法对。Erna一直在此经营，直到2012年88岁的她去世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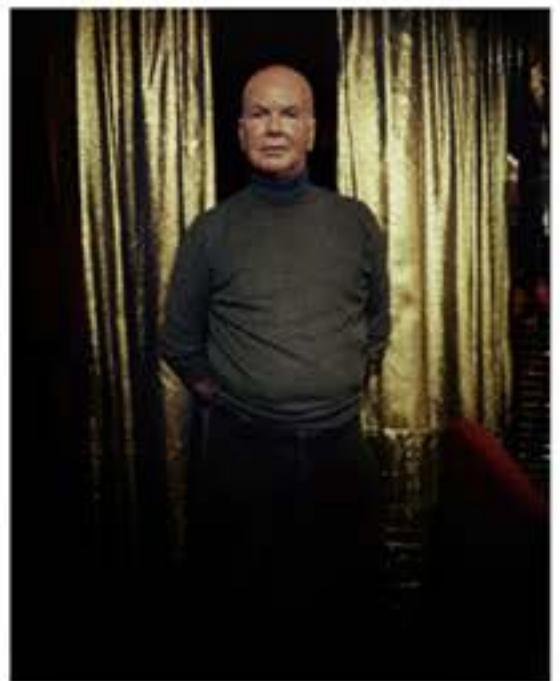
05

低地德语 (Plattdeutsch, Plattdüütsch)中“Reeper”意为制造绳索或是缆绳的人。17世纪由于外来殖民因素，商人和一些制造缆绳者被允许来到汉堡生活。赫赫有名的绳索街便因整条街道的缆绳制造而得名。约翰·列侬曾说过：“我出生在利物浦，可是我在汉堡长大”。正是这条“堕落大道”造就了披头士合计800小时的现场演出，也为他们后来的音乐之路打下夯实的基础。

今天的绳索街是德国最著名的红灯区，但早期它不过是一片位于汉堡附近的无名之地，后来由于地理位置和外来殖民，逐渐演变为一个自由的天堂。这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酒吧、俱乐部、性博物馆、性用品商店和性交易场所。当华灯初上，霓虹便肆意地闪耀，它们不断昭示着这片自由之地的繁荣与契机。人们在绳索街大把地赚着钞票。皮条客、妓女、司机、歌手整夜穿梭于各个酒吧与俱乐部之间。毒品、性交易弥漫着整条街道。这里不存在等级，更没有冷冰冰的异邦人之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绳索街，每一个都可以在此寻欢作乐。由于绳索街临近港口，所以早期有大量的水手光顾这里。

随着时代的变迁，绳索街渐渐在德国确定了它的地位。作为娱乐消遣之地，它日益发展。金钱在此成为人们渴望的目标，每个人都有生意做。每个人都可以在绳索街上赚上一笔。这里打造了生意人的黄金梦，也成为圣保利区货币流通的重要之地。20世纪初，剧院、舞厅、马戏团、畸形人表演纷纷在绳索街上演，想在这里找工作、赚钱的人们蜂拥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德国受到重创，汉堡也有部分地区遭到破坏。绳索街显得比以往冷清了许多，但随着欧洲经济的复苏，德国的经济崛起，绳索街往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又渐渐回归。60年代到70年代是绳索街的黄金时期，一夜之间上千的德国马克在绳索街上流通。绳索街的成名并不仅仅因为披头士，还有它在经济上无可替代的地位。那时的汉堡随处可见闪烁着绳索街字样的招牌。

自90年代后，整个圣保利区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红灯区的生意每况愈下、酒吧俱乐部纷纷倒闭，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人们不再热衷于把金钱花费在娱乐消遣上，他们更喜欢将钱财投资在不动产上。绳索街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如今只有零星的酒馆与俱乐部依然矗立在街道两边，在寒冷的冬夜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芒。旅馆里、酒吧里、出租车上留下的只



01

01. Jet,旅行者俱乐部的舞蹈指导,22岁从巴黎来到绳索街。作为脱衣舞俱乐部的艺术指导,他每日忙碌于编排脱衣舞演出。**02.** Barbara,生于1941年,年幼时与母亲和弟弟从东普鲁士逃难来到绳索街。17岁时她离家出走后,在残骸船上以卖淫为生。如今她已经70多岁,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往。即使身患癌症,被禁闭缠身,她也从未放弃并且过着快乐的生活。**03.** Cora出生于同样另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家庭,她随家庭成员来到汉堡成为绳索街的歌手。如今她仍在旅行者俱乐部工作,每周工作五个晚上。**04.** Yvonne在旅行者俱乐部担任脱衣舞女郎已经十年。



02



03



04

是那些与绳索街一起长大的老人们的身影,在凄凉的灯火中显得格外寂寥。德国作家奥斯卡·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古老的旧根源在其城市的旧石堆中干枯了。而那自由的才智——一个多么能表现命运的词啊!像火焰一样出现,辉煌地升上天空,而又可怜地熄灭。”有如绳索街的烟花一现,留下的只有孤独与回忆。

夜幕降临,白日的光鲜被肆虐的黑暗驱赶,绳索街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开始闪耀。观光客们成群游走于街道两侧,如同参观某个文化遗迹一般。可能他们也会将自己置身于那个仍旧火树银花的黄金年代,也许他们希望在某家酒馆遇到正在深情演唱的披头士,或许某个的士司机的笑容里还残留着当年翩翩少年的痕迹。但是这一切已不属于如今的绳索街,对于那些一直在此安营扎寨的人们来说,这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热闹与辉煌。

摄影师Antonia Zennaro用了3年时间在绳索街拍摄这条逐渐衰落的街道。Antonia Zennaro出生于汉堡,一岁时随家人前往意大利。在她产生拍摄汉堡绳索街的想法之前,一直在巴塞罗那生活。巴塞罗那这座海港城市有着和绳索街一样的命运,由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港口城市逐渐没落,一直生活在那里的老人们相继去世。当时的她没有机会去用相机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当她注意到自己的家乡汉堡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时,便毫不犹豫地回到汉堡。在绳索街,她看到欧洲城市的迅速发展使得以前繁华的绳索街日渐萧条。经济发展并没有给这个街区的老人们留下任何空间去继续过往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剧变,他们的黄金梦、自由梦都在悄无声息中被打碎。绳索街上的老妓院相继倒闭,整个绳索街的性交易场所及歌舞厅都在30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Antonia走遍了绳索街的各个角落去寻找这些被遗忘的人和事物。她希望在这里完全消失之前把他们记录下来。她的照片中有妓女、皮条客、脱衣舞女郎、水手和酒吧老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闪光的过往,那时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流光溢彩的,他们大把赚钱,大把花钱,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身边充斥着毒品与性交易。这些人大部分出生于二战之后的德国,所以他们有着属于他们那个特殊年代的性格和人生哲学。如今,他们却生活在一个破碎的美梦中。



01. Udo, 58岁。58年来他一直生活在绳索街上。他曾经是绳索街港口的造船工人，在意外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对于他来说，绳索街辉煌的港口属于过去，如今他整日在酒吧里喝啤酒。02. Sigi和他的狗 Daisy。Sigi从小生活在绳索街，他曾在港口当过水手。现在他整日和他的狗呆在“香港酒店”里。

03.

04.



Antonia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融入到这些人之中。对于她来说，拍摄或是进入这些场所并不是最大的难题，如何能够融入这些被摄者之中才是重中之重。这些长久生活于此的人们不会轻易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拍摄甚至是谈话采访。信任变成了拍摄的最大难题。刚刚开始时，她发现很难了解到被摄者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拍照片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了。但随着她整日整夜地与他们待在一起，渐渐地，Antonia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旅行者俱乐部是绳索街上仅剩的脱衣舞俱乐部。它经历了60、70年代的黄金时期，如今仍坚持营业，这里依旧每天上演脱衣舞和性表演，但不同的是，暗淡的灯光下流露出的是人们对以往辉煌的追忆与现实生活的孤独。这些门可罗雀的俱乐部、酒吧只能靠旅游业来维持。

70岁的Barbara曾是绳索街上红极一时的性工作者。如今，她仍旧在绳索街上生活。当Antonia见到她时，她已经年迈，脸上再也没有往昔的光彩，取而代之的是时光、贫穷留下的痕迹。从她的眼睛中，Antonia看到了孤独、无奈以及对往昔的追忆。那个属于她的金色年华随着岁月慢慢地消失于她的生命之中。

除了在绳索街上工作的人之外，Antonia还见到一些在此土生土长的人们。69岁的Sigi是绳索街历史的见证者。年幼时他便生活于这条街道，身边环境的耳濡目染使他嗜酒如命，一度过着物欲横流的生活。但是如今，他的命运也随着绳索街的命运跌宕起伏。如今的他装扮整洁，每天对生活抱有希望。他的工作是“香港酒店”的清洁工。

也许，再也不能在绳索街看见纸醉金迷的繁荣景象、忙碌的人群以及美艳的摩登女郎，刺鼻的酒精气味与墙角的醉汉也不知踪影。但是生活在绳索街上的每个人心中仍旧藏着多年前的那个梦，无论邻里住着天使还是魔鬼，无论是黑夜还是白昼。他们的生活依旧伴着绳索街的往昔继续。如果某天你在绳索街搭乘的出租车上遇见一位侃侃而谈的老者，那说明你足够幸运，你将收听到属于绳索街的独家记忆。